

臣真述曰齋猶愛也言王者治人事天必當以仁愛為宗故曰莫若齋夫仁愛之通行焉則天下早服天下早服故謂之重積德重積德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曰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謂道也謂王者守國有道自然根蒂深固以享長生久視之福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三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治大國章第六十

臣真述曰治天下國家之人皆似烹煮小魚也當以安靜不撓為本既以安靜為本自然不失其道道既不失陰陽大和陰陽大和則風雨時若風雨時若則百靈獲安百靈既安則妖精之徒不能為變恠之事故曰其鬼不神且明王在上兵革不興信順之人天地福祐是以聖神協應盛德交歸焉不亦宜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臣真述曰此章極言王者常以謙下為德也豈以兵革強力求勝負於其間哉夫大國小國之交人事兼畜之義考其情理豈非各務其所欲耶夫各求其所欲必則大者宜為下明矣凡謙卑之道皆損上益下其用在上不在下也故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是之謂乎

道者萬物章第六十二

臣真述曰聖人所以寶此道者以其可保保

養天下之人也夫天下之人善者少不善者多其可盡棄之耶是以聖人立天子置三公務戰于戈不用刑罰美其言尊其行冀其遷善理而化之故為天下貴何拱壁駟馬而欲較其優劣哉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臣真述曰至道之君端拱垂衣而治故曰為無為也偃武不爭故曰事無事也含道存神故曰味無味也夫萬國之心兆人之性冬寒夏雨尚有嗇嗇王者之心豈限大小寧論多少皆當以德綏之俾無怨咎故曰報怨以德夫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者言人君若有所慢易則必有禍難之事生於其間也天下大事必作於細者言人君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也是以聖人防微以至於著積小以成其大若於已著已大而後為之則不及已故曰終不為大乃能成其大若故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理固然矣又簡易之道則易從也慢易之失則難生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者重慎之至然後能於萬事萬機竟無所難故曰終無

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臣真述曰此章全言成敗在人始終有道聖人以此不敢妄動以求速成者也是以居安思危故曰易持也先天不違故曰易謀也忽有奸宄作難必當乘其危脆之初破之必易接其細微之始散之無難故曰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此皆以先見先覺未萌未兆之前欲早為之恐其滋蔓即難圖也又大樹生於纖毫高臺起於覆篲遠行發於自邇此三者皆明積小以至於大由近以及其遠若循涯而俟之則必至之期也若過分而求之則欲速之累也故師旅之事不可為者必當自敗也干戈之器不可執執者必當自失也是以聖人無所為無所執故無以敗無以失明矣又世間之人皆從事多疑臨途好徑行師守國多於垂成而自敗之此皆是失其本末迷於始終者也故曰慎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人之所不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人之所不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蓋欲

輔助萬物使自然而成熟之終亦不敢專擅獨見有所云為者也故曰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臣真述曰此言古者之善為道之君不教天下之人使有智者以其詐所藏也將以天下之人愚之者以其直所在也故曰人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何者凡衆庶之徒恒性淺劣智慮未發狙詐先行怨讟豈辨於是非逆順寧知其撫虐或蟻聚於州黨或蜂起於河山一兇首謀萬人隨唱征伐之舉恒必由之此亦非謂其用智治國即為國之賊也言其使衆庶之徒多智即盡能為國之賊害也故欲使天下之人皆能守其愚直樸素者乃所以為國之福祿也若國君常能知此兩者即自為楷模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夫其玄德深矣遠矣欲令人君則之象之自然與萬物反其樸素則天下之人必能至於大順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臣真述曰此特引江海之為喻者蓋欲其人君謙柔卑巽之極也夫謙柔卑巽之極乃得天下之歡心得天下之歡心然後得樂推而不厭得樂推而不厭則自然上下無爭夫不爭之義與天同德美利萬物不言善應周流六虛不謀善勝且天下之人孰能與不爭者爭乎我必不然矣

天下皆謂我大章第六十七

臣真述曰此章欲明三寶之要先舉我大之丈夫大者道之體也下士不知故謂似不肖此欲其人君深詳三寶之義保而持之故先開用捨之端以明慈儉之德也夫言慈故能勇者謂以一人之慈心而得天下之死力非能勇而何夫言儉故能廣者謂以一人之儉嗇而得天下之富有非能廣而何是以三皇用之以剋九黎五帝用之而去四兇湯武用之而以兵勝天下成康文景用之而刑罰皆措及其桀紂捨之而國滅幽厲捨之而身亡秦嬴捨之而二代夷戮項籍捨之而五體剖分漢武捨之而天下減半曹公捨之而吳蜀

鼎峙故曰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夫言捨其慈者謂去其慈愛於人人無死力之報乃以一人之膽烈欲敵天下之仇讎安可施其勇敢哉夫言捨其儉者謂不知愛膏厚其聚歛奢其宮室加其師旅財穀皆空君孰與足又經曰後其身而身先又云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常不敢為天下先而終為天下先矣故自黃帝至于文景用之之效也如彼自桀紂至于曹公捨之之驗也如此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者不武章第六十八

臣真述曰夫體道之君皆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異武之所尚哉又善戰者不敗必以恬淡為上既曰勝而不美猶以悲哀喪禮而處之何怒之有哉又聖君德合天地自然無爭故曰善勝敵者不爭夫王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用輔弼之臣則比之股肱心膂用將帥之臣則跪而受鉞行而推轂此必先得其心後用其力者也故曰善用人者為之

下是謂不爭之德不爭之德可以配天立極故曰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臣真述曰道君謙讓不能自言故假用兵者有言也夫兵者必以先舉者為主後應者為客也且聖人之兵常為不得已而用之故應敵而後起應敵而後起者所以常為客也進少退多者是沉機密用重敵之意也故雖有敵至我則善師而不陣善師而不陣即自無征伐矣故曰行無行也既無征行即我之師徒抱義以守何攘臂之有哉夫有道之君縱有兇暴之寇妄動而來我師告之以文詞舞之以干羽彼必聞義而退自然無敵故曰仍無敵敵既退却干戈戰藏故曰執無兵兵既戰藏忍其忘戰故又戒之曰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輕敵者謂好戰於外無備於內與其無備於內寧好戰於外好戰於外猶有勝負無備於內必至滅亡夫聖人在上誠無敵於天下然以其時主理亂言之則敵亦衆矣何者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若然者

即天下皆吾敵也一國亦吾敵也一鄉亦吾敵也一家亦吾敵也一身亦吾敵也故王者不遺卑小之臣即得萬國之歡心矣公侯不侮於鰥寡即得百姓之歡心矣卿大夫不失其臣妾即得小大之歡心矣士庶人不忘於修身即得真實之歡心矣夫然乃可以全吾所寶矣吾寶者身與位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凡言哀者慈愛發於哀誠之謂也若上存慈愛之心不失使臣之禮下輸忠勇之節盡得事君之義即何向而不勝哉故曰哀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臣真述曰天下之利害莫大於用兵是以道君殷勤懇惻於此前章已極言用兵重敵之義矣猶恐後之人不能曉達故於此章又特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又曰言有宗事有君宗者根本之謂君者主守之謂此謂吾之云言皆有宗本吾之叙事皆有主守而人但不能知不能行爾故歎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則法也貴亦猶希也今既不能見知於我又

不能法則於我即是道德不行道德不行是以聖人見聞於外藏明於內處而不出之義也故曰被褐懷玉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臣真述曰夫有知其所知而不言其所知此人之上也蓋有不知其所知而強言其所知者是人病也故知此妄知為病則不病也至於用兵之機尤在於此唯聖與賢乃能知之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大威者甲兵之謂也凡士庶人無所畏則刑罰至卿大夫無所畏則黜辱至侯王無所畏則甲兵至又書云不畏入畏同此義也又戒其為人上者當以寬大居心無令狹隘為體又不得自鄙薄其生之理夫不自鄙薄必重於治人重於治人人必樂推人既樂推又誰厭乎故先為不可厭之事然後得人不可厭故曰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聖人之明固已自知安肯揚己露才以自呈見聖人之仁固當自愛安肯驕人傲物以為尊貴是

以去彼自見自貴之大迷取此自知自愛之弘益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二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若果敢而為勇猛者必好兵強於天下而殘殺其人也若果敢而不為勇猛者必務道行於域中而全活其人也故曰知此兩者有利有害夫天之所惡者好殺之人也聖人知之久矣今又言猶難之者蓋重戒之極也夫聖人則天行道無為而立事不言而設教在天下豈有爭之者乎既無所爭則何從而勝故曰不爭而善勝夫天從人欲疾於影響非善應歟寒則夏至熱則冬至非自來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善謀歟恢恢之網人君象法也宥過無大非疎而何刑故無小非不失而何又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同此義也

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臣真述曰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聊也人既無聊則不得畏其死明矣既不畏死如何更以罪罪之民免而無恥其在茲乎

若人君以道德化之則人必懷生而畏死自然有恥且格既有恥且格而復有兇惡之徒忽為奇者即吾得執而殺之此謂用兵之徒作奇巧詐偽而亂人惑眾者也則吾得執持而誅殺之然以其是天之所惡猶不得自專故曰執敢常有司殺者司殺者謂天網也且王者萬方有罪當自責躬以俟天神自行誅極也豈可寄情遷怒濫罰無辜故曰代天匠斷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人之饑章第七十五

臣真述曰此章言人君役繁賦厚稅重入多由此凶饑理固然矣又言有為者是人君好為兵革之事夫一家有兵以及一鄉一鄉有兵以及一國一國有兵以及天下天下有兵亂靡有定於是耕夫釋耒而執干戈工女投機而休織經齊人編戶大半從戎子弟父兄隣里宗黨同為鋒俠共作奸回雖善誘恂恂孰云孔易故曰難治夫人之輕死者為君上營求之過厚使下之人無聊是以輕死故歎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善也

此謂好積財以貴其生者也非保道以養其生者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臣真述曰此章又極言柔弱之用指陳生死之徒臣愚竊稽其深意都在於兵強則不勝之義又下文云木強則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者蓋又切戒其兵強之患也何者夫兵者所謂凶險之器鬪爭之具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故兵強則主不憂主不憂則將驕將驕則卒暴夫以不憂之君御驕將以驕將臨暴卒且敗覆之不暇何勝敵之有哉故夏商之衰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始皇之末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項羽忽霸而遂亡新莽既篡而旋滅符堅狼狽於淮上隋煬分崩於楚宮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少猶數億無不自恃其成以取其敗此皆強則不勝之明驗也又兵者求勝非難持勝其難唯有道之君然後能持勝向數君之敗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豈不信哉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臣真述曰此一章所引張弓之諭者正在於損益之道爾言侯王若能知此損益利害之要則天下將自均平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且成財者耕織之人也破財者軍旅之人也夫成者寡而破者衆此其所以長損不足而奉有餘也若使化兵爲農損上益下則自然無偏無黨平施大同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此言理財正辭以佐佑人之義也又聖人雖能變化兩儀而不恃其力雖能生成萬物不處其功蓋欲陰德潛行不言所利故曰不欲見賢見賢謂揚己代善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臣真述曰此一章又特引水柔弱能攻堅強者也嘗試論之曰且夫五行之用土能制水原其至極土在水中鑽石流金無所不剋萬川朝海四海宗天孰云剛強而有勝此故曰其無以易之是以道君深歎天下之人不能知此之妙用勤而行之故曰莫能知莫能行復引聖人之言受國之垢與其不祥此所謂

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王者之心誠無此義言之有似反例故曰正言若反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臣真述曰夫天生蒸人而大欲各存於心爭勝逐利皆正爲邪大者相讎小者相怨天既懲之樹君以理今其革弊乃有餘弊生焉豈得爲善也故曰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持德信之心行不言之教加恩於九有恕罪於萬方夫報者德信之謂又言事尚左無問智愚皆同赤子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也若人君不以道化天下但齊之以刑導之以政即不得盡善之道故曰無德司徹徹者有跡之謂也言守其禮法之徹跡耳又言人君若長也體道理國者則天地靈祇必常降其景祚也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臣真述曰此章言爲君之道雖處大國之強亦常須自爲卑小雖有衆庶之力亦常須自示寡弱夫自爲卑小者且無矜大之過不失

謙柔之道自示寡弱者且無恃賴之尤不失
 隄防之備設使國中有什人之豪百人
 者亦不任用以生其必夫如是則人各懷戀
 其生畏重其死既安鄉土寧遠遷移又饋餉
 不行則舟車無所用戰爭既息則兵甲無所
 陳第八自然入致太平以復結繩之政由是甘其
 食美其服止足存於衷也安其居樂其俗風
 化行於時也自然隣國對境無相覬覦詐偽
 不行忠信為寶不相姑息俱無聘問之私不
 懷隱欺自絕往來之禮故曰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臣真述曰此一章道君自以為親著五千之
 文將傳億萬之代明彰日月德合乾坤弘大
 道先天而生表聖人法地而理定德仁之優
 劣論禮義之重輕去彼薄華居斯厚實是以
 重標三節將明兩端此蓋同出而異塗言行
 之深戒者也夫誠信者不務諂諛不矜捷給
 無甘巧之說絕詭飾之詞安得而美哉夫善
 德善言天之道也聖人奉而行之豈容辯偽

生乎其間又曰聖人不積者此言聖人非無
 積也但以其財積則能散之德積則能行之
 故下文又言天之道利而不害者終欲重明
 聖人象天地之大德以佐佑生生之理故又
 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夫聖人所以貴之者
 無為也今此乃言為而不爭何也臣以為此
 之一章乃是八十篇之末章此之一句又是
 五千文之末句故知言之宗事之君其義盡
 在此矣此蓋不言有為與無為而直言為者
 欲其人君為無為也又欲其無不為也其義
 明矣夫一家不爭即闕訟息矣一國不爭即
 戰陣息矣天下不爭則征伐息矣夫闕訟息
 於家戰陣息於國征伐息於天下此聖人之
 理也故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其此之謂歟
 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

欲一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陽按道家經籍
 所說則挺生空洞之先變化自然之妙而常
 居天上代為帝師此則六合之外事故略而
 不論也非其逕庭之語者舉其大槩云老子
 母感大流星而有娠應見于李氏降生于商
 室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歲在庚申寄
 胎託娠經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其母
 常逍遙李樹之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皓首
 故能言因指李曰此吾姓也又云父姓李名
 無果母尹氏名益壽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
 九年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或云
 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廣額聃耳大
 目疎齒方口厚唇頰有三五連理日角月淵
 鼻有雙骨耳有三漏足踏二牛手握十文蓋
 稟氣至清而受形特異生於楚國苦縣瀨鄉
 曲仁里渦水之陰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居
 岐山之陽西伯聞之詔為守藏史武王克商
 轉為柱下史歷成康之世潛默卑秩居周久
 之見周衰而退官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